

我講這個在這個大海裏，幾幾乎啊，沒有被這個烏龜呀，給把十四個和尚都給吞到肚裏頭去。講這個因緣的時候，大大概概講了一個皮毛，還有一些個內容還沒有說。爲什麼這個水裏頭的怪物，牠就啊，來和我作對呢？講起這個因緣是很長的，比這個斬手這個因緣更長；不過這個因緣呢，都是有連帶的關係，所以必須要完全講了，大家才會明白。

在我記得在我東北呀，這個事情發源就是因爲這樣子發源的，離我那啊，有一千三百多里路，叫佳木斯啊，是叫什麼的方，這地方有一個姓潘的小孩子；這個小孩子由五歲呀，就會給一般人治病，五歲就能治病，這真趕上神通了！誰有病啊，他一給治啊，就好了，所以一般人呢，就很多人相信他；可是他自己也有病，他能給人家治病，不能給自己治病。

等到十一歲這年，他就啊，作了三個夢在晚間；作什麼三個夢呢？就是這位常常哈哈大笑這位彌勒菩薩去給他託夢，就叫他，說，你呀，想不想你病好啊？他說，當然我想病好啊！啊，想你病好啊，你到哈爾濱南邊呢，平房站三緣寺，到那個廟上去啊，那有一個安慈法師，你去跟他出家，你病就好！

在這一天晚間呢，就作這麼三個夢，那麼他就很相信這個夢。很相信這個夢，那時候，正在日本呢，無條件投降之後，徧地呀，都是武器，有槍啊，有手榴彈，啊，他走路就拿著兩個手榴彈；晚間呢，就在那個郊野就睡覺；睡覺，晚上就來狼了！

這狼啊，牠很奇怪的，這個狼嗚嗚一叫啊，就有很多狼都會來了；那麼牠這一叫，這個狼一叫啊，在他四外就有三、四十條狼啊，就來把他圍困在中間了，就要吃他意思。要吃他，他這個小孩子也很好玩的，他也不怎麼樣害怕，啊，他就說，哎，你來了，你來了，我給你一個雞蛋吃一吃，來了！

那麼這些狼啊，也不知道怕他這個手榴彈呢，也不知道怕他這個護法？手裡拿著這手榴彈這麼一撇就響了，那叫手榴彈那種東西，那麼就沒咬他；沒咬他，他就這天就到廟上，我講這話不是講神話，你們，是老老實實的話！

在他沒來這天早起，我就對我這個大徒弟講，我說，果能，今天呢，會有一個小孩子來，到這來出家，你要見到他你不要和他囉哩叭嗦講什麼，你

就來告訴我，告訴我一聲，通知我。那麼一早就啊，告訴這個果能，果能也這麼聽，嗯，就這麼答應了，他也不怎麼會有小孩子來出家？

到下午一點多鐘，他在前邊呢，慌慌張張就跑來了，說，師父！師父！真來了，這個小孩子來出家，他是山東人這麼講話這麼樣說；我聽他這麼講，我就到前面去了，我一看，真有一個小孩子，這個小孩子，啊，大約有現在(果靜)那麼高，他十一歲，有那麼高。

我問他，你幹什麼來啊？他說，我在家裏有一個肥和尚他給我託夢叫我到這來找一個安慈法師出家；他說我有病，我出家，病就會好了，啊，我到現在一到這個廟上，我一看這個肥和尚，就是在那個廟上坐著，那個地方坐著那個和尚，就是他給我託夢，我一天晚間有三個這個夢！

我說，不是吧！我說，你因為沒有飯吃，沒有衣服穿，你覺得出家，啊，吃，啊，雖然吃的不太好，但是也不會餓死；穿雖然穿的也不太好，也不會凍死；你大約是因為啊，這個來要出家吧？是旁人告訴你，是不是這麼樣子？就告訴你，說，你到那就說你作了夢要出家去，是不是這樣子？

他說，不是！我真作三個夢，那個肥和尚叫我來出家的！當時啊，廟上也吃饅頭，那個饅頭啊，和我們現在的饅頭差不多這麼大，但是不是包子，就是饅頭；還在那個碗廚子裡還有，我拿一個我就咬了一口；咬了一口，啊，我嚼碎了，嚼的就像那個漿糊似的，像那個東西，我就吐到地上；我說，你可以把它撿起吃了，你若撿起吃了然後再說！

他聽我這麼說，啊！他也不怕骯髒，也不怕邋遢，就撿起在地下把他收起就這麼吃了！咦，我一看，這個小孩子是不錯，有點辦法，啊，我就啊，說，好了！就收他在那出家。

把這個小徒弟收下來了，收下他很用功的，參禪打坐啊，學習經典呢，拜佛；等到半年多，他就啊，開了五眼了，那麼某一個人呢，前生做什麼他也知道，哪一個人有什麼病他也知道，人心裏想什麼他也知道，知道很多事情，半年呢，的功夫。

那麼以後有人就問他，說是你現在這麼大的神通了，你師父知道不知道？問他，他就說了，哦，我沒聽我師父說過，大約他不知道？說了這麼一句話之後，他這個五眼又睜不開了，這個以前的魔障病又來了，啊，又發作了！

就因為我給他治他這個魔障病，和這個水裏頭的怪物啊，作戰了兩個禮拜，白天晚間，白天晚間這麼作戰，兩個禮拜，才又把他這個病又好了；好了可是好了，他這個五眼，就睜不開了。那麼這麼樣子呢，就把水裡頭這怪物就給得罪了！

得罪了，有一天，我帶著四個徒弟，到有一個那個鄉村叫東井子；怎麼叫井呢？它因為四面都高，就這個地方低，好像個井似的，叫東井子。啊，我到這個鄉村有我一些皈依弟子；我在一個姓郭的家裡，他這四外的籬笆，籬笆，杖子啊，都是用木頭這麼做的，大約有八尺高。

正是在這，哦！這天就下起大雨來，上邊的雨下的就像用這個往下潑水那麼，不是下雨那麼下，那個水不知多少下？下邊那個井裏呀，往外邊竄水，井裡邊往外邊竄水，竄有三丈多高，上邊往下下雨，下不知多少？我再那個院子，我住的那個家裡院子裡邊水大約有二尺深，那個木頭，這個籬笆杖的外邊呢，就有七八尺深那個水；但是它那個雖然是木頭杖子，就是底下慢慢往裏邊流，不太多，往裏邊水很少。

外邊這個人呢，在這個床上站著，我們北方是炕啊，不是床，和床是一樣高的，或者比床更高一點，在床上站著都被水給淹死了那個人。那一次，淹死了三十多個人，房子沖倒了八百多間房子，啊，誰也不知道那一次那個水是預備去淹我的，但是我在那個裏邊呢，那個水只有兩尺深，再就不深了，這麼樣子。就淹我一次沒有淹死，以後在這海裡，這又來一次，這是有種種的因緣的。